增壹阿含經卷第二十五　斯

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

五王品第三十三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五大國王波斯匿為首集在園觀之中各作此論云何為五王所謂波斯匿王毗沙王優填王惡生王優陁延王尒時五王集在一處各作此論諸賢當知如來說此五欲云何為五若眼見色甚愛敬念世人所希望若耳聞聲鼻嗅香舌知味身知細滑如來說此五欲此五欲中何者最妙為眼見色妙耶為耳聞聲妙耶為鼻嗅香妙耶為舌知味妙耶為身知細滑妙耶此五事何者為最妙其中或有國王而作是說色最為妙或有作是論聲最為妙或有作是論香最為勝或有作是論味最為妙或有作是論細滑為最勝是時言色妙者優陁延王之所說也言聲妙者優填王之所論也言香妙者惡生王之所論也言味妙者波斯匿王之所論也

言細滑妙者毗沙王之所論也是時
五王各相謂言我等共論此五欲然
復不知何者為妙是時波斯匿王語
四王曰今如来近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我等盡共至世尊所問斯義
若世尊有所教勅當共奉行是時諸
王聞波斯匿王語已便共相將至世
尊所頭面礼足在一面坐是時波斯
匿王以所共論五欲者具白如来尒時
世尊告諸五王曰諸王所論各隨時
宜所以然者夫人性行深著色者覩
無猒足此人於色㝡妙㝡上無復過
者尒時彼人不著聲香味細滑之法
五欲之中色為㝡妙若復有人性行
著聲彼聞聲已極懷歡喜而無猒足
此人於聲㝡妙㝡上五欲之中聲㝡
為妙若復有人性行著香彼聞香已
極懷歡喜而無猒足此人於香㝡妙
㝡上五欲之中香㝡為妙若復有人
性行著味彼知味已極懷歡喜而無
猒足此人於味㝡妙㝡上五欲之中
味㝡為妙若復有人性行著細滑彼
得細滑已極懷歡喜而無猒足此人

於細滑最上最妙五欲之中細滑最
為妙若復彼人心以著色尒時彼人不
著聲香味細滑之法若復彼人性行著
聲尒時彼人不著色香味細滑之法
若復彼人性行著香尒時彼人不著
色聲味細滑之法若復彼人性行著
味尒時彼人不著色聲香細滑之法若
復彼人性行著細滑尒時彼人不著
色聲香味之法是時世尊便說此偈

欲意熾盛時 所欲必可克 得已倍歡喜
所願無有疑 彼以得此欲 貪欲意不解
以此為歡喜 緣之最為妙 若復聽聲時
所欲必可克 聞已倍歡喜 所願無有疑
彼以得此聲 貪之意不解 以此為歡喜
從之最為妙 若復嗅香時 所欲必可克
嗅已倍歡喜 所欲無有疑 彼以得此香
貪之意不解 以此為歡喜 從之最為妙
若復得味時 所欲必可克 得已倍歡喜
所欲無有疑 彼以得此味 貪之意不解
以此為歡喜 從之最為妙 若得細滑時
所欲必可克 得已倍歡喜 所欲無疑難
彼以得細滑 貪之意不解 以此為歡喜
從之最為妙

是故大王若言色妙者當平等論之
所以然者於色有氣味若色無味者
衆生終不染著以其有味故五欲之
中色爲最妙然色有過失若當色無
過失衆生則無猒患以其有過失故衆
生猒患之然色有出要若當色無出
要者此衆生類不得出生死之海以
其出要故衆生得至無畏涅槃城中
五欲之中色爲最妙然復大王若言
聲妙者當平等論之所以然者於聲
有氣味故若聲無味者衆生終不染
著以其有味故五欲之中聲爲最妙
然聲有過失若當聲無過失衆生則
無猒患以其有過失故衆生猒患之
然聲有出要若當聲無出要者此衆
生類不得出生死之海以其出要故
衆生得至無畏涅槃城中五欲之中
聲爲最妙大王當知若言香妙者當
平等論之所以然者於香有氣味故
若香無氣味者衆生之類終不染著
以其有味故五欲之中香爲最妙然
香有過失若香無過失者衆生則不
猒患以其有過失故衆生猒患之然

增壹阿含經卷第二十五　第五張　新

香有出要若當香無出要者此衆生類不得出生死之海以其出要故衆生得至無畏涅槃城中五欲之中香為㝡妙然復大王若言味妙者當平等論之所以然者於味有氣味故若味無氣味者衆生之類終不染著以其有氣味故五欲之中味為㝡妙然味有過失若當味無過失者衆生則不猒患以其有過失故衆生猒患之然味有出要若當味無出要者此衆生類不得出生死之海以其出要故衆生得至無畏涅槃城中味為㝡妙然復大王當知言細滑妙者當平等論之所以然者於細滑無氣味者衆生終不染著以其有味故五欲之中細滑為最妙然細滑有過失若細滑無過失者衆生之類則不猒患之以其有過失故衆生猒患之然細滑有出要若當細滑無出要者此衆生類不得出生死之海以其出要故衆生得至無畏涅槃城中五欲之中細滑為㝡妙是故大王所樂之處心即染著如是大王當作是知尒時五王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舍衛城中有月光長者饒
財多寶象馬七珎皆悉備具金銀珎
寶不可稱計然月光長者無有兒息
尒時長者以無兒故求禱天神請求
日月天神地神鬼子母四天王二十
八大神鬼王釋及梵天山神樹神五
道之神樹木藥草靡處不周皆悉歸
命見賜一男兒尒時月光長者婦經
數日中便自懷妊即語長者我自懷
妊即語長者我自覺有娠長者聞已
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與夫人敷好
牀座食好甘食著好衣裳是時夫人
經八九月便生男兒顏色端正世之
希有如桃華色是時此兒兩手執無
價摩尼珠即時便說此偈

此家頗有財　寶物及饍食　我今欲惠施
使貧無有乏　若此無物者　財寶及饍食
今有無價珠　常用惠施人

是時父母及家中人聞此語已各各
馳走云何乃生此鬼魅種唯有父母
哀愍兒故不東西馳走即時母向兒
說此偈

為天乾沓和　鬼魅及羅刹　是誰姓字何
我今欲知之
是時小兒復以偈報母曰
非天乾沓和　非鬼魅羅刹　我今父母生
是人不足疑
是時夫人聞此語已歡喜踊躍不能
自勝以此因緣盡向月光長者說是
語時長者便作是念此將是何緣我
今當以此事向尼揵子說即抱此兒
詣尼揵子所頭面礼足在一面坐是
時月光長者以此因緣具向尼揵子
說時尼揵子聞此語已告長者此兒
薄福之人無益於身當取殺之若不
殺者門户衰耗皆當死盡是時月光
長者作是思惟我前後来無有兒息
由此因緣請求天地無處不遍乃經
歷尒許年歲方生此兒我今不堪取
此兒殺當更問餘沙門婆羅門令斷
我疑尒時如来成佛未久衆人稱号
名大沙門是時月光長者便作是念
我可以因緣具向大沙門說之是時
長者即從座起抱此兒往詣世尊所
中道復作是念今有長老梵志年過

耆艾聰明黠慧衆人所敬待彼尚不
知不見況此沙門瞿曇年少學道未
久豈能知此事乎將恐不解吾疑我
今宜可中道還家是時有天神昔與
長者知舊知長者心中所念在虛空
中而告之曰長者當知小可前進必
當獲利得大果報亦當至甘露之處
如来出世甚為難遇如来降甘露雨
時時乃有又復長者有四事雖小不
可輕云何為四國王雖小㝡不可輕
火雖小亦不可輕龍雖小復不可輕
學道之人雖復年幼亦不可輕是謂
長者有此四事㝡不可輕是時天神
便說此偈

國王雖復小　斬害由其法　小火雖未熾
焚燒山草木　神龍雖現小　降雨隨時宜
學者年幼稚　度人無有量

尒時月光長者心開意解歡喜踊躍
不能自勝即前進至世尊所頭面礼
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縁具白世尊尒
時世尊告長者曰今此小兒極有大
福此小兒若當大者當將五百徒衆
来至我所而出家學道得阿羅漢我

聲聞中福德第一無能及者是時長
者聞此語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白
世尊言如世尊教非如尼揵子語是
時月光長者重白世尊唯願受請及
比丘僧并愍此小兒尒時世尊默然
受請時長者以見默然受請即從座
起頭面礼足便退而去還至家中供
辦種種甘饌飲食敷好坐具清旦自
白時到唯願降神是時世尊以知時
到將諸比丘前後圍遶入舍衛城至
長者家即就于座是時長者見佛比
丘僧坐已定即辦種種飲食自手斟
酌歡喜不亂以見食竟除去鉢器行
清淨水更取小座如来前坐欲得聞
佛所說妙法是時月光長者白世尊
言我今持居家田業盡與此兒唯願
世尊當與立名世尊告曰此兒生時
人皆馳走東西云是尸婆羅毘今即
立字尸婆羅尒時世尊漸與長者及
長者婦而說妙論所謂論者施論戒
論生天之論欲不淨想漏為大患出
要為妙尒時世尊以見長者及長者
婦心開意解無復狐疑諸佛世尊常

所說法苦習盡道是時世尊盡與長者說之令發歡喜之心長者夫婦即於座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猶如新白氎易染為色是時長者夫婦亦復如是即於座上得法眼淨彼以見法分別諸法以度猶預無復狐疑得無所畏解如來深奧之法即受五戒尒時世尊便說此偈

祠祀火為上　諸論頌為首　王為人中尊
海為眾流源　月為星中明　日為眾明最
八方及上下　所生万品物　欲求其福者
三佛最為尊

尒時世尊說此偈已即從座起而去是時長者求五百童子使侍衛尸婆羅是時尸婆羅年向二十往至父母所白父母言唯願二尊許使出家學道尒時二親即便聽許所以然者世尊先以記之當將五百童子至世尊所求作沙門是時尸婆羅及五百人礼父母足便退而去至世尊所頭面礼足在一面立尒時尸婆羅白世尊言唯願聽許得在道次是時世尊即便聽許使作沙門未經幾日便成阿

羅漢六通清徹具八解脫是時五百
童子前白佛言唯願世尊聽作沙門
世尊默然可之出家未經幾日便成
羅漢尒時尊者尸婆羅還在舍衛國
本邦之處衆人敬仰得四事供養衣
被飲食牀褥臥具病瘦醫藥是時尊
者尸婆羅便作是念我今在此本邦
之中極為煩閙今可在人間遊化是
時尊者尸婆羅到時著衣持鉢入舍
衛城乞食乞食已還詣所止收攝坐
具著衣持鉢出祇桓精舍將五百比
丘前後圍遶在人間遊化所至到處
無不供養者皆供給衣被飲食牀褥
臥具病瘦醫藥復有諸天告諸村落
人有尊者尸婆羅得阿羅漢福德第
一將五百比丘在人間遊化諸賢可
往供養今不去者後悔無益是時尊
者尸婆羅便作是念今甚猒患此供
養當何處避之令人不知吾處是時
即入深山之中諸天復在村落閭各
各告曰今尊者尸婆羅在此山中可
往供養今不為者後悔無益是時人
民聞天語已即負飲食往詣尊者尸

婆羅所唯願尊往為我等故是時尸
婆羅漸漸人中遊化來至羅閱城迦
蘭陁竹園所與大比丘五百人俱亦
得供養衣被飲食牀褥臥具病瘦醫藥
時尸婆羅復作是念我今向在何處
夏坐令人不知吾處復重作念當在
耆闍山東廣普山西於中夏坐即將
五百比丘在彼山中而受夏坐是時釋
提桓因知尸婆羅心中所念即於山
中化作浮啚園果樹木皆悉備具周
匝有浴池化作五百高臺復化作五
百牀座復化作五百小牀座復化作
五百繩牀以天甘露而食之是時尊
者尸婆羅便作是念我今已夏坐訖
不見如來甚久今可往親覲世尊即
將五百比丘往舍衛城尒時盛熱比
丘衆皆悉汗出汙染身體是時尊者
尸婆羅作是念今日比丘衆身體極
熱得少許雲在上及細雨者甚是往
事值小浴池及得少漿以生此念即
空中有大雲及作細雨亦有浴池有
四非人負好甘漿毗沙門王所遣唯
願尊者受此甘漿及施比丘僧尒時

受此漿已與比丘僧使飲之尒時尸
婆羅復作是念我今可在此閒止宿
是時釋提桓因知尸婆羅心中所念
即於道側化作五百房舍牀卧備具
是時諸天奉上飲食尸婆羅食訖即
從坐起而去尒時尊者尸婆羅叔父
在舍衛城内住饒財多寶無所短之
然復慳貪不肯布施不信佛法衆不
造功德是時諸親族語此人曰長者
用此財貨爲然復不作後世遺糧尒
時彼長者聞此語已一日之中以百
千兩金布施與外道梵志不向三尊
是時尊者尸婆羅聞叔父以百千兩
金施與外道異學不布施與三尊是
時尊者尸婆羅往詣祇洹精舍至世
尊所頭面礼足在一面坐尒時世尊
與尸婆羅說微妙之法是時尊者尸
婆羅從如来聞法已即從坐起礼世
尊足右繞三匝便退而去是時尊者
尸婆羅即其日着衣持鉢入舍衛城
乞食漸漸往詣叔父家到已在門外默
然立是時長者見尊者尸婆羅在門
外乞食即語之曰汝昨日何故不来

我昨日以百千兩金惠施我可以一
張氎持用施卿尸婆羅對曰我今不
用氎為今日来者故乞食耳長者對
曰我昨日以用百千兩金惠施更不
能復惠施是時尊者尸婆羅欲得度
長者故便飛在空中身出水火坐臥
經行隨意所造是時長者見此變化
已便作是說可還来下就坐今當相
施是時尊者尸婆羅即捨神足尋来
就坐是時彼長者以弊惡飲食極為
施與尊者尸婆羅使食之是時尊
者尸婆羅生長者家飲食自恣恒以
彼長者故而受此食便取食之是時
尊者尸婆羅食訖還詣所在即其夜
虛空神天来語長者曰
善施極大施　乃與尸婆羅　無欲以解脫
愛斷以無疑
夜半清旦二時說此偈
善施極大施　乃與尸婆羅　無欲以解脫
愛斷以無疑
是時長者聞天人語便作是念我昨
日以百千兩金施與外道乃無此應
我今日以弊惡食施與尸婆羅乃致此

應何時當曉自當以百千兩金施尸
婆羅是時長者即其日撿挍家中有
直百千兩金者即持詣尸婆羅所到
已頭面礼足在一面住尒時長者以
百千兩金奉上尸婆羅並作是語唯
願受此百千兩金是時尊者尸婆羅
報曰當使長者受福無窮長壽自然
然復如来不許比丘受百千兩金是
時長者便往至世尊所到已頭面礼
足在一面坐尒時彼長者白世尊言
唯願世尊使尸婆羅比丘受此百千
兩金使我蒙其福尒時世尊告一比
丘汝往至尸婆羅比丘所云吾喚卿
比丘對曰如是世尊是時彼比丘從
佛受教即往至彼尸婆羅所以如来
語而告之是時尊者尸婆羅承彼比
丘語即往至世尊所頭面礼足在一
面坐尒時世尊告尸婆羅曰汝今可
受此長者百千兩金使蒙其福此是
宿緣之業可受其報尸婆羅對曰如
是世尊是時尊者尸婆羅即時而
說達嚫
施丞及餘物 欲求其福德 往至天世人

五樂自娛樂　從天至人中　度有無疑難
涅槃無為處　諸佛之所樂　施惠無難者
蒙此獲福祐　當起慈恵心　作福無有懈
是時尊者尸婆羅語長者言可持此
百千兩金著我房中尓時長者承受
其教持此百千兩金著尊者尸婆羅
房中便退而去是時尸婆羅告諸比
丘諸有所之者来至此而取之若復
須衣被飲食牀敷卧具病瘦醫藥皆
来取之勿在餘處而求之也展轉相
告令知之是時衆多比丘白世尊言
此尸婆羅昔作何福生長者家端正
無雙如挑華色復作何福兩手捉珠
出母胎中復作何福將五百人詣如
来所出家學道值如来世復作何福
所至到處衣食自然無所短乏餘比
丘無能及者尓時世尊告諸比丘過
去久遠九十一劫有佛号毗婆尸如
来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
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号佛世尊
出現於世遊在槃頭國界與六十万
八千衆俱四事供養衣被飲食牀敷
卧具病瘦醫藥尓時有梵志名曰耶

若達往彼土界饒財多寶金銀珎寶
車乘馬瑙真珠琥珀不可稱計是時
耶若達出彼國界往至毗婆尸如来
所到已共相問訊在一面坐是時毗
婆尸如来漸與說法便發歡喜之心
是時耶若達白毗婆尸如来唯願當
受我請欲飯佛及比丘僧是時如来
默然受請耶若達梵志以見世尊默
然受請即從座起遶佛三匝而去至家
中辦種種甘饌飲食是時耶若達夜
半便作是念我今已辦種種飲食唯
之無酪明日清旦當往城門中其有
賣酪者盡當買之是時耶若達清旦
敷好坐具尋復詣城門中求酪當於
尒時有放牛人持酪名尸婆羅欲往
祠祀是時耶若達梵志語放牛人曰
卿酪賣者吾當與價尸婆羅報曰我今
欲祠祀婆羅門報曰汝今祀天為何
所求但賣與我當重顧價放牛人報曰
梵志今用酪為梵志報曰我今請毗
婆尸如来及比丘僧然飲食盡辦唯
無有酪是時尸婆羅問梵志曰毗婆
尸如来者為何等相貌梵志報曰如

来者無與等戒具清淨慧定三昧不
可及天上人中無能及者是時耶若
達梵志歎說如来之德尸婆羅聞已
心開意解是時尸婆羅語梵志曰我
今躬持此酪往施如来復用祀天為
是時耶若達梵志將此放牛人往至
家中即白時到今正是時唯尊屈顧
時如来以知時到著衣持鉢將諸比
丘前後圍遶至耶若達梵志家各次
第坐是時放牛人見如来容貌世之
希有諸根寂怕有三十二相八十種
好莊嚴其身亦如日月猶如須彌山
出衆山上光明遠照靡不蒙潤見已
歡喜便前進世尊所而作是說設當
如来功德如梵志所論者使此一鉢
酪盡充衆僧尒時尸婆羅白世尊言
願受此酪是時如来即舒鉢受酪亦
復與比丘僧猶故有酪尒時放牛人
白世尊言今故有餘酪時如来告曰
汝今更持此酪施佛及比丘衆時放
牛人對曰如是世尊是時放牛人更
重行酪猶故遺餘酪在放牛人復白
佛言今故有遺餘酪在是時如来告

此人曰可持此酪與比丘尼衆優婆
塞優婆夷衆使得充飽故有遺餘酪
在尒時佛語放牛人汝今持此酪與
檀越主人對曰如是尋復與檀越主
人故有遺餘酪在復施與乞人貧匱
者亦有遺餘酪在来白佛言故有遺
餘酪在時佛告曰今持此酪瀉著淨
地若著水中所以然者我不見有人
天及世能消此酪者唯除如来放牛
人即受佛教持此酪而著水中尋時
水中大火炎出高數十仞是時放牛
人見此變怪已歎未曾有還至世尊
所頭面礼足叉手而住復作此誓願
今持此酪施與四部之衆設當有福
德者緣此福祐莫墮八難之處莫生
貧匱之家所生之處六情完具面目
端正亦莫在家使將来之世亦值如
此聖尊比丘當知三十一劫復有佛
名式詰如来出現於世是時式詰如
来遊化於野馬世界與大比丘十万
人俱是時式詰如来到時著衣持鉢
入城乞食時彼城中有大商客名曰
善財遥見式詰如来諸根寂靜容貌

端正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莊嚴其
身面如日月見已便發歡喜之心前
至世尊所頭面礼足在一面坐尒時
賈人以好寶珠散如来上現其微心
普作誓願持此功德所生之處饒財
多寶無所乏短無令手中有空缺時
乃至母胞胎中亦使不空於此劫中
復有毗舍羅婆如来至真等正覺明
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
天人師号佛世尊尒時有長者名善
覺饒財多寶復請毗舍羅婆如来至
真等正覺及比丘僧時彼長者少於
彼人是時長者躬自辦種種甘饌飲
食飯彼如来作是誓願我持功德所
生之處常值三尊無所短乏恒多使
人令將来之世值如来如今日也今
此賢劫中有佛名拘屢孫如来至真
等正覺出現於世尒時有長者名多
財復請拘屢孫如来七日之中飯佛
及比丘僧供養衣被飲食牀敷卧具
病瘦醫藥所生之處常饒財多寶莫
生貧賤之家使我所生之處恒得四
事供養為四部之衆國王人民所見

宗敬天龍鬼神人若非人所見接遇
諸比丘當知尒時耶若達梵志豈異
人乎莫作是觀所以然者今月光長
者今身是也尒時放牛人名尸婆羅
以略供養佛者今比丘尸婆羅是也
尒時善財賈人豈異人乎莫作是觀
今尸婆羅比丘是也尒時善覺長者
豈異人乎莫作是觀今尸婆羅比丘
是尒時多財長者豈異人乎莫作是
觀今日尸婆羅比丘是也諸比丘當
知尸婆羅比丘作此誓願使我所生
之處恒端正無雙常在富貴家生使
將来之世值遇世尊設為我說者即
得解脫得出家作沙門緣此功德今
尸婆羅比丘得生富貴家端正無雙
今遭值我即得阿羅漢然比丘當知
復以寶珠散如来上持是功德今處
母胎手執雙珠出母胎中價直閻浮
提當生之日便作是說復請拘屢孫
如来求多使人令將五百徒衆至我
所出家學道得阿羅漢復於七日之中
供養拘屢孫如来求得四事供養令
日不乏衣被飲食牀敷卧具病瘦醫

槃緣此功德餘比丘所不及釋提桓
因身来供養給其所須又且諸天轉
告村落使四部之衆知有尸婆羅此
其義也我弟子中第一福德者尸婆
羅比丘是也尒時諸比丘聞佛所說
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五健丈夫
堪任戰鬪出現於世云何為五若是有
人著鎧持仗入軍戰鬪遥見風塵便懷
恐怖是謂第一戰鬪人也復次第二戰
鬪人著鎧持仗欲入軍戰若見風塵
不懷恐怖但見高幢便懷恐怖不堪
前鬪是謂第二人復次第三戰鬪人
著鎧持仗欲入軍戰鬪彼若見風塵
若見高幢不懷恐怖若見弓箭便懷
恐怖不堪戰鬪是謂第三人也復次
第四戰鬪人著鎧持仗入軍共鬪彼
若見風塵若見高幢若見箭不懷恐
懼但入陣時便為他所捉或斷命根
是謂第四戰鬪人也復次第五戰鬪
人著鎧持仗欲入陣鬪彼若見風塵
若見高幢若見箭若為他所捉乃至

於死不懷恐怖能壞他軍境界無外
而領人民是謂第五戰鬪人也如是
比丘世間有此五種人今此比丘衆中
亦有此五種之人出現於世云何為
五或有一比丘遊他村落彼聞村中
有婦人端正無雙面如桃華色彼聞
已到時著衣持鉢入村乞食即見此
女人顏貌無雙便起欲想除去三衣
還佛禁戒而作居家猶如彼鬪人小
見風塵以懷恐怖似此比丘也復次
有比丘聞有女人在村落中住端正
無比到時著衣持鉢入村乞食彼若
見女人不起欲想但與彼女人共相
調戲言語往來因此調戲便捨法服
還為白衣如彼第二人見風塵不怖
但見高幢便懷恐怖此比丘亦復如
是復次有一比丘聞村落中有女人
容貌端正世之希有如桃華色到時
著衣持鉢入村乞食若見女人不起
欲想設共女人共調戲亦復不起欲
意之想但與彼女人手拳相加或相
捻挃於中便起欲想捨三法衣還為
白衣習於家業如彼第三人入陣時

見風塵見高幢不恐怖見弓箭便
懷恐怖復次有一比丘聞村落中有
女人面容端正世之希有到時著衣
持鉢入村乞食彼若見女人不起欲
想設共言語亦復不起欲想設彼女
人共相捻挃便起欲想然不捨法服
習於家業如彼第四人入軍為他所
獲或喪命根而不得出復次有一比
丘依村落而住彼聞村中有女人然
比丘到時著衣持鉢入村乞食彼若
見女人不起欲想設共言笑亦不起
欲想設復共相捻挃亦復不起欲想
是時比丘觀此身中三十六物惡露
不淨誰著此者由何起欲此欲為止
何所為從頭耶形體出耶觀此諸物
了無所有從頭至足亦復如是五藏
所屬無有想像亦無來處彼觀緣本
不知所從來處彼復作是念我觀此
欲從因緣生彼比丘觀此已欲漏心
得解脫有漏心得解脫無明漏心得解
脫便得解脫智生死已盡梵行已立
所作已辦更不復受胎如實知之如
彼第五戰鬪之人不難眾敵而自遊

化由是故我今說此人捨於愛欲入
於無畏之處得至涅槃城是謂比丘
有此五種之人出現於世尒時世尊
便說此偈

欲我知汝本　意以思想生　非我思想生
且汝而不有

是故諸比丘當觀惡穢婬不淨行除
去色欲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尒時
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五戰鬪
之人出現於世云何為五或有一人
著鎧持仗入軍戰鬪彼見風塵便懷
恐怖不敢入彼大陣之中是謂第一
之人復次第二戰鬪之人著鎧持仗
入軍戰鬪彼見風塵不生畏懼但聞
擊鼓之音便懷恐怖是謂第二之人
復次第三之人著鎧持仗入軍戰鬪
彼見風塵不生畏懼設聞鼓角之聲
不起畏懼彼若見高幢便懷恐怖不
堪戰鬪是謂第三之人復次第四戰
鬪之人著鎧持仗入軍戰鬪中若見
風塵不起畏懼若聞鼓角之音復非

恐懼若見高幢亦非怖畏設為他所
捉或斷命根是謂第四之人復次第
五有人著鎧持仗入軍共鬪彼盡能
有所壞廣接國界是謂第五之人出現
於世比丘當知今比丘亦有五種之人
出現於世間云何為五或有一比丘
住村落中彼聞有女人端正無雙如
桃華色彼比丘到時著衣持鉢入村
乞食不守根門不護身口意法彼若
見女人便起欲意還捨禁戒習白衣
法如彼初人聞揚塵之聲不堪戰鬪
便懷恐怖我由是故而說此人復次
有比丘住在村落彼聞村中有女人
端正無比面如桃華色而便捨戒習
白衣法如彼第二鬪人但聞鼓角之
聲不堪戰鬪此亦如是復次有比丘
住在村落聞有女人在彼村落彼聞
已便起欲意若見女人不起欲想但
共女人共相調戲於中便捨禁戒習
白衣法如彼第三人遙見幢已便懷
恐怖不堪戰鬪由是故今說此人是
謂第三戰鬪之人復次有比丘住在
村落彼比丘聞村中有女人聞已著

增壹阿含經卷第三十五　第二十七張　斯　若

衣持鉢入村乞食不守護身口意彼
見女人端正無雙於中便起欲意或
與女人共相捻挃或手拳相加便捨
禁戒還為白衣如彼第四戰鬪之人
在大軍中為他所捉喪失命根由是
之故今說此人復次有比丘聞村落
中有女人世之希有彼雖聞此不起
欲想彼比丘到時著衣持鉢入村乞
食而守護身口意彼雖見女人不起
欲想無有邪念設共女言語往返亦
不起欲想亦無邪念設共女人共相
捻挃手拳相加尒時便起欲想身口
意便熾盛欲意已熾盛還詣園中至
長老比丘所以此因緣向長老比丘
說之諸賢當知我今欲意熾盛不能
自禁制唯願說法使脫欲之惡露不
淨是時長老比丘告曰汝今當觀此
欲為從何生復從何滅如来所說夫
去欲者以不淨觀除之及修行不淨
觀之道是時長老比丘便說此偈言

設知顛倒者　加心而熾盛　當去諸熾心
欲意止休息

諸賢知之欲從想生以興想念便生

欲意或能自害復害他人起若干變

增壹阿含經卷第二十五 第十丈 後斷

患之變於現法中受其苦惱後於後
世受苦無量欲意以除亦不自害不
害他人於現法報不受其苦是故今
當除想念以無想念便無欲心以無
欲心便無亂想爾時彼比丘受如此
教勑即思惟不淨之相以思惟不淨
之想爾時有漏心得解脫至無為處
如彼第五人者鎧持仗入軍戰鬪彼
見衆敵無有恐懼設有來害者心不
移動能破外寇居他界中由是故今
說此人能破魔衆去諸亂想至無為
處是謂第五人出現於世比丘當知
世間有此五人出現世間是故諸比
丘當念修行欲不淨想如是諸比丘
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
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夫掃地之
人有五事不得功德云何為五於是
掃地之人不知逆風不知順風復不
作聚復不除糞然掃地之處復非淨
處是謂比丘掃地之人雖有五事不

成大功德復次比丘掃地之人成五功德云何為五於是掃地之人知逆風順風之理亦知作聚亦能除之不留遺餘極令淨好是謂比丘有此五事成大功德是故諸比丘當除前五事修後五法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尒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有人掃偷婆不得五功德云何為五於是有人掃偷婆不以水灑地不除去瓦石不平整其地不端意掃地不除去穢惡是謂比丘掃地之人不成五功德比丘當知掃地之人成五功德云何為五於是掃偷婆之人以水灑地去瓦石平整其地端意掃地除去穢惡是謂比丘有五事令人得功德是故諸比丘欲求其功德者當行此五事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尒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長遊行之人有五難云何為五於是恒遊行

增壹阿含經卷第三五 第三十張 階 參

人不誦法教所誦之教而忘失之不
得定意以得三昧復忘失之闇法不
能持是謂比丘多遊行人有此五難
比丘當知不多遊行人有五功德云
何為五未曾得法而得法已得不復
忘失多聞能有所持能得定意以得
三昧不復失之是謂比丘不多遊行
人有此五功德是故諸比丘莫多遊
行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尒時諸比
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有比丘
恒一處止有五非法云何為五於是
比丘一處住者意著屋舍畏恐人奪
或意著財產復恐人奪或多集物猶
如白衣貪著親親不欲使人至親親
家恒共白衣而相往来是謂比丘一
處住人有此五非法是故諸比丘當
求方便勿一處住如是諸比丘當作
是學尒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不一處住

人有五功德云何為五一不入貪屋不貪
器物不多集財物不著親族不與白
衣共相往来是謂比丘不住一處人
有此五功德是故諸比丘當求方便
行此五事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尒
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摩竭國光明池側
尒時世尊與大比丘衆五百人俱在
人間遊化尒時世尊遥見大樹為火
所燒見已如来更詣一樹下到已就
樹下坐尒時世尊告諸比丘云何比
丘寧持身投此火中為寧與端正女
人而共交遊尒時諸比丘白佛言寧
與女人共相交遊不投身入此火中
所以然者此火毒熱不可稱計斬其
命根受苦無量世尊告曰我今告汝
等非沙門行言是沙門非梵行人言
是梵行不聞正法言我聞法無清白
法如是之人寧投入此火中不與女
人共相交遊所以然者彼人寧受此
苦痛不以此罪入地獄中受苦無量
云何比丘寧受人礼拜恭敬為寧使
人取利劒斵其手足諸比丘對曰寧

受恭敬礼拜不使人以劍斷其手足
所以然者斷其手足痛不可稱計世
尊告曰我今告汝等非沙門行言是
沙門非梵行人言是梵行不聞正法
言聞正法無清白行斷善根如是之
人寧投身受此利劍不以無戒受他
恭敬所以然者此痛斯須間耳地獄
苦痛不可稱計云何比丘寧受人衣
裳為寧以熱鐵鍱用纏裹身諸比丘
對曰寧以受人衣裳不受此苦痛所
以然者此毒痛不可稱計世尊告曰
我今重告汝無戒之人寧以熱鐵
鍱纏裹其身不受人衣裳所以然者
此痛須臾間耳地獄苦痛不可稱計
云何比丘寧受人信施之食為寧以
吞熱鐵丸乎諸比丘對曰寧受人信
施之食不吞熱鐵丸所以然者此痛
不可堪處世尊告曰我今語汝寧吞
熱鐵丸不以無戒受人信施所以然
者吞熱鐵丸痛斯須間不以無戒受
他信施云何比丘寧受人牀敷之具
為寧卧熱鐵牀上諸比丘對曰我等
世尊寧受人牀卧之具不卧鐵牀上

所以然者此之毒痛不可稱計世尊

告曰彼愚癡之人無有戒行非沙門
言是沙門無有梵行言修梵行寧當
卧鐵牀上不以無戒受他信施何以
故卧鐵牀上痛斯須間不以無戒受
他信施比丘當知如我今日觀無戒
之人所趣向處設彼人聞者形體枯
悴沸血從面孔出便取命終不與妄
人共相交遊不受人礼敬之德不受
人衣被飯食牀敷卧具病瘦醫藥以其
無戒之人不觀後世前世之罪不顧
命根受此苦痛無戒之人當生三惡
趣中所以然者以其造惡行之所致
也如來今日觀察善行人之所趣向
正使中毒為刀所傷自斷命根何以
故欲捨此身受天之福當生善處皆
由前世受善行報之所致也是故比
丘當念修行戒身定身慧身解脫身
解脫所見身欲使今世獲其果報得
甘露道正使受人衣被飲食牀敷卧具
病瘦醫藥而無過失又使檀越受福
無窮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尒時說
此法時六十比丘漏盡意解六十比

增壹阿含經卷第二十五　第三十四張　斯字

丘還捨法服而作白衣尒時諸比丘

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五王及月光　尸婆二種闘　二掃二行法

去住有二種　枯樹寂在後

增壹阿含經卷第二十五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